

主敬與工作倫理⁺

楊儒賓*

「敬」字是儒學色彩極濃的一個語彙，理學家尤推重之。理學家有「主敬」之說，此說自二程提出之後，儼然成為程朱理學體系的標幟。不喜理學傳統者，對「主敬」之說通常也沒有好感。一代人豪蘇東坡個性豁達，俊爽清朗，但與程伊川論學、議事，卻兩皆不合，對主敬之說更是嫉之如仇。他提出的「何時打破敬字」之名言可視為反理學思潮的代表性口號，類似的語言我們在後世的章回體小說與戲曲中不時可以見到。程朱與蘇東坡對「敬」字的反應很有代表性，當中反應了聖徒心靈與文人心靈之間的衝突。

在近代的文化氛圍中，「敬」字帶給人的語感不會太好，它顯現為一種對「個體性」的壓抑，其作用與「禮」字相當。如果說華人地

區的近代性的一個顯著特徵是「人」的重新發現的話，理學—禮教—主敬大概被視為代表傳統社會規範體系的力量，也是壓抑人性成長的力量，三位一體，同樣都扮演封建社會遺骸阻擾人民向前邁進的絆腳繩。

「主敬」真的只是歷史性的名詞，隨著封建社會一去不再返嗎？筆者大不以為然。

「敬」字依據程朱的解釋，乃是「主一」，亦即在行為上顯示身心態度的全神凝注。這樣的工夫論之興起是有針對性的，它無疑地針對著「主靜」的工夫而來。「敬」與「靜」同音異義，但異義中頗有糾繆、重疊的成分。在程朱之前，論及心地工夫，最重要者當是靜坐或主靜之說。靜坐是東亞地區各個宗教共享的法門，中國的佛、道兩教皆有淵遠流長的傳授

⁺本文係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由本院、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與臺灣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「兩岸朱子學與當代社會倫理研討會」發言提綱。

* 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。

史。理學繼起，周敦頤、邵雍都有主靜之說，二程事實上也支持過這種論點，他們甚至還將靜坐此法門引進教義中，成為首位匯聚佛老修行法門與儒家教義體系的儒家學者。「靜坐」這種工夫所以在傳統社會相當流行，其原因固多端，醫學的與宗教的因素是大家最容易聯想到的理由。但就道德哲學的觀點考量，靜坐最大的作用乃是要轉化現實性的身心狀態，讓它更精緻敏銳，讓它的基盤可以大幅擴張，以期有一天可以達到和終極實在相合。此種相合預期可以滌除掉許多的塵心俗慮，也可以讓人的整體意義結構產生變化。用宗教的語言講，它希望促使人的新生。

在「透過意識的轉換以體證終極的實在並促成生命之更新」，主敬與靜坐的目標是一致的，「主靜」很難被當成所謂的「異端」之學問。但程朱所以以「敬」字代替「靜」字，有更深層的理由。首先，「主靜」的方法雖然不一定會偏向沈空滯寂，但在佛老解脫論的文化氛圍籠罩下，確實容易偏向靜的方向。主敬不會，因為敬貫動靜，它貫穿人生的所有行程。其次，「主敬」因為要求學者在做事上也要「敬」，亦即主體的態度與對象及行為一致，所以「主敬」的工夫和「敬業」的關聯是本質性的，「主敬」是工作性的道德。第三，「主敬」工夫與其說重視心地工夫，不如說它更重視身心全體的理性化。人的身一心體當然不會是白板，野性的身體也有其先天的氣化之韻律。然而，從原始的身心體要達到完整的社會性身體，此種社會性的身體恐不能不禮樂化，荀子和朱子在此點上的體會特深。由此我們看出「主敬」與社會體的規範系統有種特別親密的關係。

比較主靜與主敬，我們不妨說：前者的工夫雖有效、迅速，當下即是，但仍是孤明的、片面的、非構造性的。相對的，「主敬」的工夫落在身心的互動間、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間、

主體與事件的互動間，它施用的範圍更廣。如果我們認為：人是不完美的動物，人的精神之本質在於不斷躍進的創造以趨向完整，那麼，「修養」這個關卡是不可能跳過的。如果修養不可免，那麼，一種貫穿動靜、可以在工作中主客合一的修養方式就有其優勝處。如果我們要賦予「工作」、「勞動」一種神聖的意義，「敬」的身心態度恐怕是不可少的，左派思想在此點上和理學有種奇妙的互補作用，兩方學者應該彼此溝通。